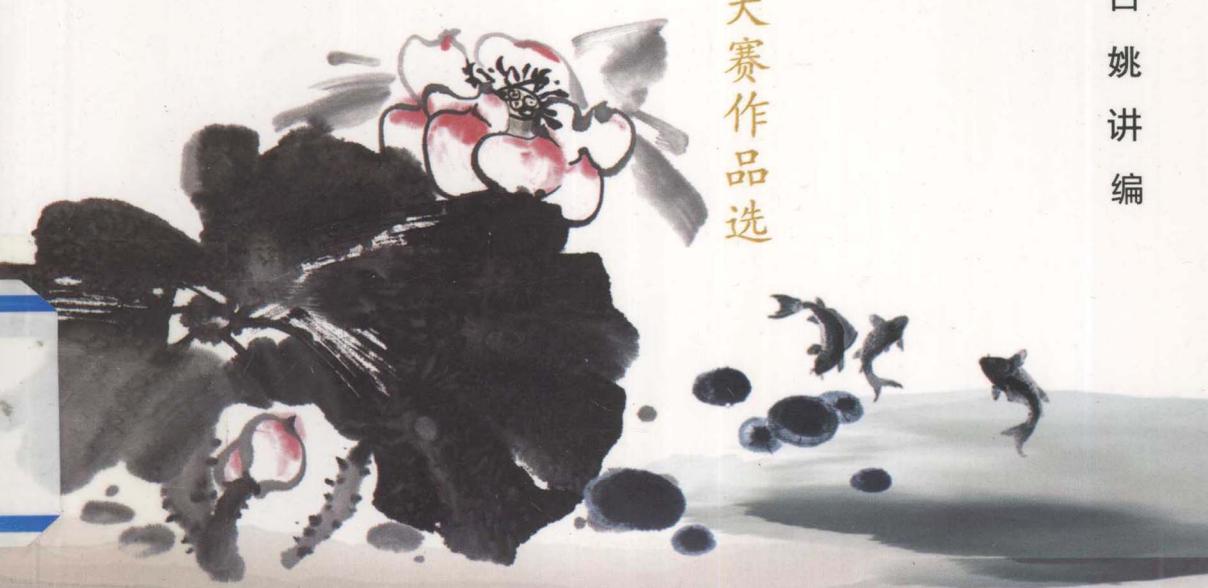


何光古 姚讲 编

敦煌文艺出版社

“税” 目 “镏”金

全国首届税收小小说大赛作品选
「郑州二七地税」杯



何光占 姚讲编



全国首届税收小小说大赛作品选
「郑州二七地税」杯

书名：《全国首届税收小小说大赛作品选》
主编：何光占、姚讲编
出版单位：敦煌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1月
印制时间：2015年1月
开本：16开
字数：300千字
印张：16.5
版次：1版1次
页数：320页
印数：1—3000册
ISBN：978-7-5425-8515-5

“金”
“留”
“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税”月“镏”金 / 何光占, 姚讲编.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468-0263-3

I. ①税… II. ①何… ②姚…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75834号

“税”月“镏”金

何光占 姚 讲 编

责任编辑：董宏强

封面设计：张志强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www.dhlapub.com

投稿信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 字数 260 千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3 000

ISBN 978-7-5468-0263-3

定价：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目 录

一等奖

手足情.....	3
----------	---

二等奖

梧桐树下	9
老家来的电话.....	11
跪拜猫的见证.....	14

三等奖

税服说服谁.....	19
代人招工.....	21
招聘风波.....	24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26
神奇的国度.....	29
一分都不能少.....	31

优秀奖

放心，大姐.....	37
军 礼.....	39
老 钟.....	41
大山深处.....	43
七七四十九.....	45
较 量.....	47
退休以后.....	49
吉祥号.....	51
税事情未了.....	53
人情债.....	55
发 票.....	58
税官上门.....	60
见证自己的追悼会.....	62
选坏人.....	64
老壳子.....	66
最高罚单.....	68
用心良苦.....	70
眼 睛.....	72
倒 贴.....	74
赚大了.....	76

入围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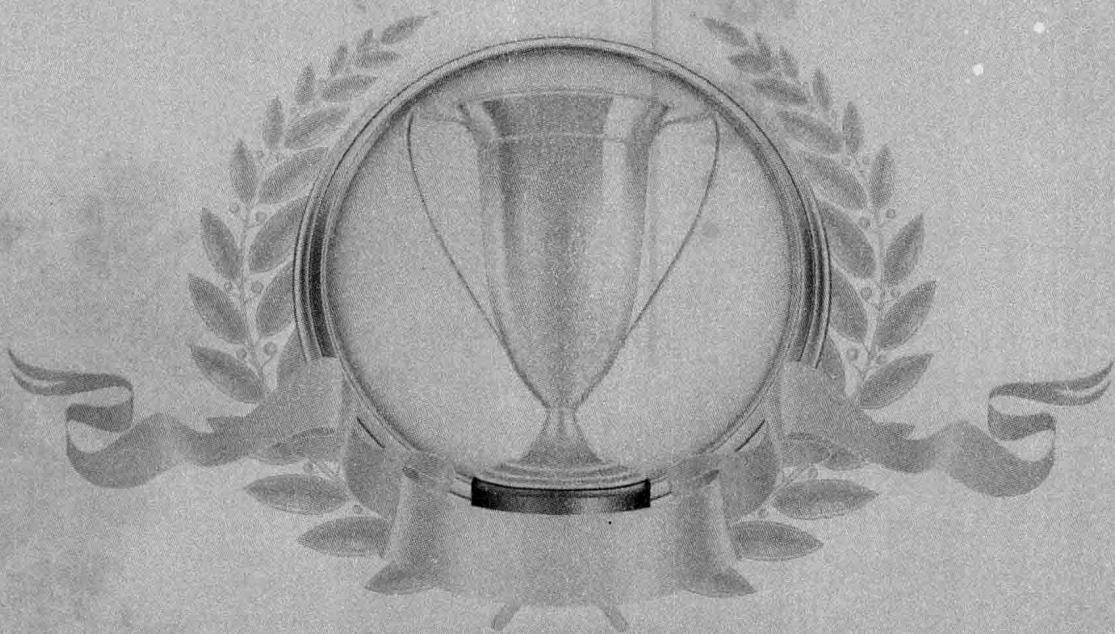
一双布鞋.....	81
温暖的大雪.....	83
买房记.....	85
税务所长家的风波.....	87
调 动.....	89

洋女友	91
第二次应聘	93
给擦鞋匠算账	95
留	97
触动	99
税务的爹	100
收税奇遇	103
制服报复	105
童心	107
受贿就要收赝品	109
图谋	111
税爷老抠	114
茂财叔的好事	116
一般纳税人	118
手短	121
滚刀肉娄六	123
打秋风	126
请君入瓮	129
信	131
该谁买单	133
飞来的黑名单	135
税务局里有熟人	137
夜半，有人敲门	139
永远的秘密	141
中国公民	144
“戏”说	146
考女婿	148
特别纳税人	151
最准确的称呼	153
税务局长的情人节	155
好戏连台	157
帮忙	159
失之交臂的奖项	161

小菜一碟	164
请别忘记开发票	166
金老板请客	169
送你一把菜刀	171
有事找我	173
铁算盘	175
增值的零钱	177
回家	179
嘉奖老公	182
真相	184
税官男友	186
缴税先锋	189
猪头杀	190
劝税	193
麻婆娘抗税	195
傻丫头	197
开票	198
税之光	201
急活	203
躲	204
你个老糊涂	207
豌豆尖上的眼泪	209
疏远	211
义盗	213
顺藤摸瓜	215
紫薇花开	218
光荣纳税一家亲	220
职业习惯	222
疙瘩	223
老王的秘密	225
暗访	227
诗意的夕阳	229

一等奖

YI DENG JIANG



國 民 政 稅
會 主 之 于
收 退 故 展 改

為國聚財，
為民收稅

稅 收 語 彙：



手足情

(河南汝阳) 非花非雾

空调机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凉气不断地送出，税务稽查局长姬庆带着几名稽查人员屏气静声，仔细地核算着一笔笔数据。

突然，姬局电话响了起来，是老家打来的，说爹病重，要他立即回去，迟了，怕是见不到了。

姬局的脑子乎倏一下子变成空白，额头起一层细密的汗珠。旋即，在空调的凉风下，他的头脑又冷静下来，转了一个个儿：这次所得税汇算中，稽查人员发现弟弟姬喜的“欣喜”建筑公司有偷税嫌疑，他知道后亲自出马将公司的账目核实了一遍，查出税罚合计15万元。他没有犹豫，立马责令弟弟限期缴纳。弟弟这几天一直没有动静，肯定是怒了，驱车回老家找爹告状。爹一定是为这事生了气，打电话让自己回去受训。

想到这里，姬庆踱到隔壁自己的办公室，点燃一支烟，陷入沉思。

娘在他双胞胎弟兄五岁时，一病不起，撒手离世。一条腿不方便的爹左肩扛着他，右肩扛着他的弟弟，硬把他们供到初中毕业。爹再也直不起腰来，不能同时托起两个孩子的负荷。一贫如洗的小农舍开起了家庭会议，决定两个兄弟谁继续上学，谁在家务农。

兄弟俩学习都不差，每次考试，都给爹争脸儿。只是哥哥的身体孱弱，弟弟身壮如牛。出门在外，弟弟总保护哥哥，在外人看来，弟弟倒像是哥哥。

哥哥姬庆先表态：“让弟弟考大学吧，我这多病的身体成不了大事”。弟弟姬喜马上跳起来：“哥，你考大学最合适！瞧你拿不动锄头，挑不起担子，怎么能干农活？！我身体棒，有的是力气，可以帮爹开山挖田，挣钱供你上学！”

三年后，姬庆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姬喜承担起了家庭的全部重担，在家种地

养牛供给哥哥。

又过了四年，哥哥成了一名税务干部，弟弟承包了老家半架荒坡，办起了养殖场，很快脱贫致富，又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建筑公司。一年后姬庆和局长的千金结了婚，并在女方安了家。弟弟将家里土坯房盖成了砖瓦房，和妻子一道孝敬父亲。

姬庆的心里始终感激着弟弟，也对弟弟有骨气、勤勤恳恳干出一份家业，着实敬佩。姬喜也为有一位当税务干部的哥哥而自豪。

日子流水一样淌过，姬庆当上了地税局稽查局长，弟弟也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为了表达手足情深，他把公司取名“庆喜”。弟弟一家在城里拥有宽敞住房了，爹却不愿离开老家的瓦房屋。弟兄俩也就由着他了。但是，两个人无论多忙，只要爹一声召唤，都立即赶回去尽孝。

这一次，姬庆有些发憷，犹豫了半天。他怕面对父亲那满含慈爱和严厉的目光，更怕听弟弟不满的牢骚。十五万，对一滴血一滴汗挣下一大摊家业的弟弟来说，就是一块心尖肉啊！弟弟辛苦供自己上学，不就是盼着哥有了出息，干出名堂，帮衬自己吗？哥却为了公家“治”起弟弟来了。这个疙瘩，得慢慢去解呀！

稽查员小郑敲门进来，请示“前平”公司偷漏的税款怎么办？

姬庆坚定地摇摇头：“不符合减免规定，马上催交！”

小郑嗫嚅：“‘上边’的交代……”

“尽快催交，等事情办完了，我去跟‘上边’请罪！”

小郑感动地点点头，又问：“‘庆喜’公司有回应吗？”

姬庆立即皱起眉头，小郑知趣地退了出去。姬庆抽完手中的烟，摁灭烟头，下了最大决心，赶往乡下老家。

天空乌云四合，黑得像锅底一般。屋里开着灯，风扇吱吱地摇着头。爹真的病得不轻，躺在床上，人瘦了不少。这些天，姬庆一直忙工作，爹不让弟弟把病情告诉他。

看到弟弟，姬庆脸色有些尴尬，他怕弟弟说起补税的事。前来探望的人们渐渐离去，屋里只剩下父子三人，隆隆的雷声在屋顶炸响，雨瓢泼一般降下来。

姬庆打破了沉寂：“这些天，你辛苦了。”

弟弟听了这话，把一腔的牢骚都化作了委屈，别转头去，不说话。

爹在床上吃力地说：“喜子，关键时候又不会说话了，赶紧跟你哥说个情，他正管着这事，啥还能顶住这手跟脚流的是一股血！”

弟弟终于憋红了脸说：“哥，咱这几年的钱也不是好挣的，你看就不能想点门

儿，不交，或者少交点？”

姬庆把他们都知道的交税的道理又说了一遍，说：“我当着这办税官，咱都光荣。要是因为给自己兄弟开了绿灯，我犯了错误，保不住工作了，喜子那税还是得交。咱们割了脚筋补手筋，结果，手没治好，脚也残了。”

“真没门？”弟又问。

“真没门！”哥坚决地说，“‘上边’交代的‘前平’公司也不能例外！”

“那行，我就等这几句话。看，钱都在这里呢。你明儿请半天假照顾咱爹，我一早就去把税款交了。”

姬庆背过脸去，刚好接住弟媳递过来的稀饭，泪扑嗒一声滴进碗里。那晚，兄弟俩铺张凉席睡在爹床前，一直说到天微微放明！

二等奖

ER DENG JIANG

· 男
女 主
角



稅收 · 發展 · 民生

稅收語錄：



梧桐树下

(河南洛阳) 吕宁丽

税务所所长陈思明显地老了。

当兵时走十几里山路算什么!如今却是浑身冒汗,口干舌燥,而且心脏怦怦乱跳,格外难受。好在快到根据地了,他用力向前赶走了几步,一屁股坐在一棵梧桐树下的一块石头上。

这是棵桐树,树很大,枝叶茂盛,浓荫密布。

一股冷意袭了过来,他感到一下子舒服了许多。他缓了一缓,这才取下军用水壶喝了口水,然后掏出干粮啃开了。吃了东西后,他感到精力恢复了不少,习惯性地打开军挎,掏出税款数开了,这时才是他一天中最快乐、最满足的时刻。

夕阳要落山了,射出最后一抹嫣红,树上的知了一阵猛叫。

陈思带着微笑收起了钱,深情地摸着桐树思忖开了:“这两年自己真是感到老了,心脏老出毛病,也许真有一天会躺在这树下起不来了,所里的新人还不知啥时到哩。也难怪,这地方苦啊!”他沉思着。

想当年,自己脱下军衣,背着军挎来到这里收税,吃苦受累他并不怕,那是军人的本色。可终身大事却给耽误了好几年,谈好的对象吹了,因为这里的条件太差!心爱的姑娘走了,他好苦恼。他的心却是下死了:宁肯打一辈子光棍也要干下去。最后,还是一个老支书看他整日踏踏实实下乡收税,把女儿嫁给了他。

从此,每次下乡晚归时,这梧桐树下便多了一个留长辫子的大姑娘在等他。

“收税收回个媳妇。”老所长不知怎地又想起了当年人们常说的一句笑话。

如今那个站在梧桐树下常等他的大辫子姑娘已白发鬓鬓了。多快呀,一晃三十多年了。

他长叹一口气,站起身来,拎好水壶背好包准备往回赶,太晚了,老伴一定又

来接他了。

果然，还没到税所，老伴便迎住了他。她满脸喜色地告诉他：“老头子，所里来新人了，是个小伙子，叫什么大森林……”她高兴得语无伦次了，“巧了，巧了，和咱闺女还是一个税校的！”

老所长的心里一阵宽慰。

打这以后，梧桐树下便多了一个穿牛仔裤的腼腆小伙。一老一少形影不离下乡收税，人们说挺像父子俩。

梧桐花开季节，小伙子的女朋友来了，兴致勃勃地要跟着下乡收税，说是要体验生活。

可回来时，她却一屁股坐在树下撅起了嘴：“看，这叫什么路，鞋跟也扭掉了，脸也晒黑了，衣服也弄脏了。这是什么鬼地方？”更不巧的是桐树上落下一个虫子，掉在了女友的脖子里，她吓得直跳，好恼火。女友当天就回了城，再也没来过，只寄来一张纸片，上面写着：森林，我真心爱你，但我讨厌你们山里的梧桐树……

小伙子伤心至极，人瘦了一圈。老所长心疼极了，晚上和小伙子睡在一起安慰他，老伴也千方百计做好吃的给小伙子送去。终于，一周后，小伙子走出了低谷，抬起了头，擦干了眼泪，背着水壶下乡收税了。

梧桐花开又花落，转眼一年又过去了。

暮秋的一天，山下来了一群外地人，专门来山里做生意，搞偷税勾当。病在床上的老所长挣扎着下了床，不顾老伴的再三叮嘱和森林去查税了。

整整一天，收了很多钱，很晚才回来。可就在回家的路上，老所长心脏病突发，一头倒在了满地落叶的梧桐树下，任森林千呼万唤再也没起来。

按所长生前的叮嘱，森林和所长的老伴及女儿小玲把他葬在了离梧桐树不远的小山包上。他老伴说，老头子说要看着森林收税回来和他说话儿。

好长一段时间，森林心里转不过劲来，每次收税回来，总要坐在树下，望着老所长的坟头，思绪万千：初来时，是老所长手把手教自己开出了第一张税票；生病时，是老所长把一碗热腾腾的面片送到他的床前；女友走后，是老所长为自己擦去痛苦的眼泪……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感到好孤单啊！

这天傍晚，他收税回来，依旧坐在树下休息。

突然，从树后传来一阵清脆的笑声：“嗨，税官！”他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小玲从树背后钻了出来。她声音洪亮地说：“报告新所长，陈小玲前来报